

少年彩筆

《高準游踪散紀》 中的臺灣山水及其繪畫

杜立中 ◎ 國家圖書館參考組助理編輯

高準的《高準游踪散紀》出版了，這是一本散文集，編排成四個部分，分別為〈少年遊〉、〈畫廊散步〉、〈大陸行〉和〈紀敘散章〉。書裏收集了作者從幼年時代到壯年所有精彩的文章。當然，誠如作者自己說的，這本集子不包括學術文和純粹的論說文，而是以抒情、寫景、記述、敘事為主等文字的合集。不過高準的學問何其廣大，能詩能畫，古典現代，議論抒情，無所不精。這本《散記》雖不能涵蓋他全面的學問，但從文章的字裏行間確可讀出他的路數、他的根底、他行文的氣勢和旁人永遠比不上的才氣縱橫和文采風流。老實講，這是一本非常好的讀物，現在的坊間已難找到這樣有水準的著作，尤其青年學子應該多多閱讀，學校老師也應多多參考，師其意不師其餘，文章固然無法學也不必硬學，但廣大的文藝青年如能多讀高準的文字，則必能提升境界、變化氣質，對進德修業都是有很大的好處的。

高準從小喜歡大自然，喜愛郊外踏青，喜歡登高望遠，這是他的氣性，也是他的志氣。從他的作品裏，臺灣各地的風景名勝都有他的足跡，對於這樣的經驗，他留下多篇美麗動人的遊記。令人震驚的是，〈少年遊〉中的幾篇文字，都是他二十歲成年以前的作品。這實在讓人不得不承認，一個人的文才真還是與生俱來的。我們看看他的〈少年古文習作二帖〉，一篇是有實際旅遊經驗的〈石門之遊〉，另一篇是國文老師命題，全憑想像而成的〈山居初雪——改寫白居易「問劉十九」詩意〉。這兩篇文言，如果高準自己不說，沒有人會相信這是出於一個高中學生之手。下引一段他所描述的石門：「門內江之右……有巨井深近百尺，廣亦數丈，其中流水滔滔，穿山石而不知所之，令人動心駭目。迴身前眺，則對岸危峰峻削，直上蒼穹，繞峰綠水深湛，清流左通天外……憑軒瞻望，江山之勝，一覽盡收。乃見對岸石峰之右，江流之所自也，遠崎蒼蒼，銀波耀耀，山谷幽邃而林木鬱深，峰下水流則澄明如翠。江中每有竹筏，順流而至，飄然而去。披襟當風，心怡神曠，溪山清遠之景，其此之謂乎？」

再看他的〈改寫白居易「問劉十九」詩意〉，「一夕大雪，門前老松，皆如玉樹銀枝矣。而對面香爐峰於粉妝玉琢中，翠柏蒼松，挺然翹首，奇岩嶙峋，錯出其間，恍如狐腋銀裘，綴以翡翠琥珀。清麗幽恬，爲之凝眸不能已。所謂負造物之奇，有如此哉！午來天復轉陰。近暮層



雲四合，北風蕭蕭，雪意已濃，新醅方熟，正合銜杯以消寒夜也。乃令小童持新詩四句，邀谷中劉十九共酌。紅泥爐畔，綠蠶杯中，相對忘言，真如世外。」

這是同一個作者一年後寫的，細讀起來還真有一點像是在讀柳柳州的《永州八記》。現在不要說是年輕學生，就算是國故夫子，也未必作得出這樣的文字。高準幼年就有這樣的發揮，其實也有一些軌跡可循的，他九歲即由母親授讀《古文觀止》和《唐詩三百首》。當然除了家學淵源，天賦過人之外，一個不錯的文學氛圍，幾位循循善誘的老師，往往是引導開發學生資質的重要因素。然而高準對於他的高中生活是相當不滿的，過於威嚴專制的環境，軍事化的教育，任課老師的陳腐，使少年情懷的高準在在受到了壓抑和妨礙，所幸他遇上了兩位好的國文老師，一個側重古典訓練，要求習作文言，一個介紹五四以來的新文學，讓他閱讀大量的文藝創作和西洋翻譯名著。高準是一個自視頗高的青年，用他自己的話說，只有這兩位老師的國文課才讓他有「如沐春風」的感覺。不過這些都不足以完全解釋他的才華洋溢，重要的還是要回到他自己的用功自修，努力向學，我們怎麼會想到，高準在高一的时候就讀完了四大冊的《胡適文存》，高二讀了錢賓四的《中國思想史》呢！

回過頭來看看他的白話遊記吧，他在〈春的腳步〉裏描寫早春的悸動，大地引領期盼著初陽，一片細雨朦朧中，「歡樂的影子，只隱約的透出這薄薄輕紗，在我們眼簾上蕩漾」。這是一幅猶抱琵琶的序曲，在終究按捺不住的陽光撒了一地後，那原野、那山崗、那小河、那顛巍巍的綠葉都響起了青春的歡唱。還有那葡萄藤下純真的小女孩呢？陽光「灑在小妹紅紅的臉上，柔和的金輝映著媽妍的笑靨，葉陰落下她的身際，鵝黃的衣衫，點染了綠色的斑點」，還有「陌上的柳條輕舞著蜜樣戀情的芳香」。老天！這是詩，這是散文詩，這不是朱自清麼！朱自清是十八歲的高準！

高準喜歡郊遊，愛好踏青，我們再讀讀他的烏來。蜿蜒上坡，一層又一層，秋天的山徑「轉過一峰又是一峰……層層疊疊竟像走不完似的。雨之面紗後的遠山，飄逸得不可捉摸，三分淡紫，五分淡青，又兩分的迷茫」。而後山前觀瀑，面對飛濺，「兩旁的岩石就好像在緩緩的往上騰、往上騰……似乎整個山谷都在騰動了……那飛瀑的水花像是一陣煙似的托著它，飛過了盤根錯節的藤蔓，飛過了蒼老斑駁的松枝，飛過了那削立的岩層，一絲絲的滲入了寒凜凜的大氣」。還有著紅裙的女孩「眸光裏流露著多少初秋的夢寐」。如果前面說的是詩，那他這篇烏來可就是一幅山水了。山中有霧，霧中有林，高低錯落，柳岸花明。這是誰呢？也不難想像，范寬吧。他寫的霧社、合歡山、溪頭……，也莫不令人如入畫中。最令高準心儀的恐怕是霧社廬山的景緻了，他在〈霧社廬山記〉中對當地的風采可說是如癡如醉。他的描寫完全是一幅色彩的展現，那一湖的碧綠，那柔嫩的縹青，一帶的淺綠，翡翠的前景，絨毛氈的滿山叢林，氈子蓋不到的地方是小米玉米的黃色，還有幾棟紅頂的屋子，這是童話般的幻想，是風景的最高品德。〈溪頭月夜的幻想〉，名為幻想，事實上卻像是高準戀愛的心路歷程。他走了，卻把她留下，可是他的心靈卻守著那穿紅衫的女孩，在月光下那女孩該像是白玉雕琢的維娜斯

像哪！這樣的情境，讓愛倫坡的詩句浮上了心頭。

啊，你女神的風姿已招我回鄉，
回到昨日希臘的榮光，
和往昔羅馬的盛況。

高準能詩能畫，詩畫雙全，這可不是胡亂說的，在他這本《游踪散紀》的發表會上，也陳列了十幾幅今尚保存早年繪畫的彩色照片。他高中的時候就參加了水彩畫展，還入選了全國美展。後來1968年在美國時還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參加繪畫課程。他的文章，寫景、寫情、客觀觀察，物我關照，色彩拿捏，我們不能不說這其實與他的畫畫是氣息相通的。不但如此，後來他還有機緣到博物館做了幾年研究員，以他的舊學底子，他的性情，又不知讀下了多少的畫論，仔細品味了多少歷代名家名作。這也難怪他有本事隨後就寫下了一部《中國繪畫史導論》，而且還在大學開了一門藝術欣賞的課。老實說，這些活動也只有他做得來，也只有他有這個能耐。高準的藝術，學貫中西。後來高準遊歷歐美，走遍各大美術館，從文藝復興到印象派，從印象派到立體派到表現主義，具象抽象，他都侃侃而談，如數家珍。

他的詩畫交融，我們在他的文字裏是不難經驗到的，有時候他自己都會透露出來。我們再回到他早期的名作〈山的心影〉，在合歡山，在霧社，他有這樣的描寫，「合歡山上一片嫩綠，間夾著幾塊深綠色。嫩綠的是柔密的野草，深的是松林。峰巔上蹲著幾塊紫褐褐的岩石，除了寒凜凜的大氣，再無一物在上面屹立了！」這讓我們想起了歐洲，想起了楓丹白露，想起了亞爾薩斯株羅山的夏秋，想起了山上一桿桿直挺挺的白楊樹和一片片灰綠的草



·高準水彩畫〈梨山暮色〉1959年，39.5X55 cm。
(圖片提供/高準)



·高準油畫〈聽瀑圖〉1968年，91X76 cm。(圖片提供/高準)

地。這是一幅巴比松的寫實，這是一幅柯洛。另外，「衰草秋林，數椽茅屋，藍空白雲，一叢叢深褐色的大樹，近處起伏的丘陵是強烈的黃色，破舊的茅屋在這裏顯得無比的和諧」，這又是印象先驅畢沙羅的一幅法國鄉村景緻！

高準自己的畫呢？在這書的發表會場也陳列了一些他少年時期的作品，這些作品確是帶有一些印象派味道的。你看他處理花卉靜物，有一點雷諾瓦，也有一點馬奈。他的水彩和油畫風景，在光線明暗的處理上，筆觸非常細膩，像西斯萊，這是他詩的敏銳性格，內斂而精緻。但相同的一個人，不同的階段，在藝術的創作上，也會有巨大的改變。畢加索不就是如此嗎？有誰能想像，他的古典習作和立體變形是出於同一人之手



呢！高準從小就是一個講國家民族的人，但千萬不要誤會他是一個迷信國家神話的人。他不喜歡靠左，不喜歡向右，他是一個信仰自由的人，是一個崇高的人道主義者。人們保有這樣的精神狀態，才具備創化文明的原動力。我們可以看出，高準的畫後來一度走上了馬蒂斯的路，在構圖上走向了大開大闔，在色彩上喜用原色的純一來表現他的精神力道，你看他的仕女、畫中室內的家具，紅的、綠的、橙色的，還有半開半掩的窗戶，窗外的風景，窗內的陳設，意象交錯，線條紮實流暢，這對他原本小小秀氣的雷諾瓦來說，這豈不是鬧上大革命了！

高準從1971年秋起，熱心國家社會去了。他辦刊物，寫評論，參加活動，進行論戰，以他的方式進行社會實踐。他在1971年3月開了一次個人畫展，他的《中國繪畫史導論》也在當年暑假基本完稿，似乎正是對自己這方面的活動作了個結束。他的詩也從李義山到了杜工部。但本書中還收錄了他在九十年代為兩位畫家朋友寫的畫評，說得仍是很內行的語言，可見他對繪畫一直也並未忘情。



· 高準油畫〈夏之歌〉1967年，55.5X65 cm。（圖片提供/高準）